

海天片羽

电影的魔力

■ 姜南

莫言先生回忆过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,以他一贯的幽默口吻。

20世纪60年代,莫言家乡的县电影队有四个放映小组,在全县近千个村庄里巡回放映。每当电影组从周边的村庄渐渐地向平安庄逼近,他便开始了焦虑但又幸福的等待。看一部电影,能使他神魂颠倒半年之久。随着年龄增长,莫言看电影的范围扩展到十几里外的村庄甚至外县。有一天傍晚,他在桥头上遇到邻村一个补鞋匠。补鞋匠告诉他,晚上蓼兰镇要放《红色娘子军》。他火速回家,说服母亲和两个小伙伴的父母后,三个人各自抹着一块饼子一棵葱,抬腿就往蓼兰镇奔跑。从平安庄到蓼兰镇要穿越辽阔的洼地和密不透风的高粱,不时还有狐狸、刺猬等小野兽被惊起。四周一片漆黑。狂奔十八里地后,他们终于听到了音乐声,见到了一大片光明。当汗水流尽、气喘吁吁赶到时,吴琼花已经参加了娘子军。第二天,三个人骄傲地向村里人讲述剧情,当然,琼花参军前那段被含糊带过。

让莫言先生沉醉半年的《红色娘子军》,很多年后我才在电脑上有了真正意义的观看。但片中的党代表形象,我从儿时起就记忆深刻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家住在陵水县城,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主要取景地之一。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一棵大树。大树躯干遒劲,但叶片稀薄,树干中间有一大片明显的深色凹痕。有人说,那是“南霸天”当年火烧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留下的印迹,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时,站在这棵英雄树下,会隐约听到英勇就义的党代表最后高喊“中国共产党

如烟往事

怀念一只猫

■ 李志杰

那年我10岁,有只猫每天都光顾我家院子里的泔水桶。那是一只白色的猫,瘦骨嶙峋的,毛色暗淡。

有一次,泔水桶里的剩饭不多,猫将整个身子都探到桶里去了,只剩下一截尾巴露在桶口一甩一甩的,撩得我心里痒痒的,决定去摸摸它。我光着脚丫,悄悄移过去。猫只顾将头埋在桶底嚼骨头,全然没有觉察到我。我小心地伸着手,迅速地摸在猫身上,猫与我同时一惊。我胆子大起来,轻轻地来回抚摸,猫慢慢放松了肌肉,呼哧的叫声逐渐减弱,最后回过头来冲我喵喵地叫了两声。我抱起猫,猫索性两眼一闭,咕噜咕噜起来,享受着我的抚摸。

从此那只猫再也不怕我了,每天照例毫无顾忌地享用泔水桶里的美味,有时我把它抱到屋里,它就乖乖地坐在我身旁,陪我做作业。尽管我每次都偷偷地把猫抱到家里,母亲还是知道了。母亲说,你喜欢就留下它吧。

猫留下就是家庭成员了,得有个名字,我叫它老白。老白正式入住后,我家再也见不到老鼠了。老白也越来越胖,毛色油亮油亮的。

冬天到了,老白像个无赖,喜欢

万岁!”所以,我们这些小孩每次经过,又敬又畏,不敢靠得太近。长大后才知道,我们闹了个大乌龙。拍摄洪常青就义的大榕树不在此处,而是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万宁南林农场常青队。常青队那棵挺拔茂盛的大榕树,如今挂着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的牌匾。

我日日经过的,其实是一棵老酸豆树。几年前我路过陵城,曾特意找寻过它,但已不见踪迹。有意思的是,我发现,在海南民间,同样被草率认为是“洪常青牺牲处”的大树,并不止这一处。洪常青——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,能在这些被误读的民间版本中复活流传,也无意中印证了海南人民对革命英雄的深重敬仰,对红色娘子军精神的永久怀念。

过了老酸豆树,左拐弯,再走一段,就是陵城老街。影片中“南霸天”为非作歹的老巢“南府”和他被游街示众的地方,都在这里取景。作为红色经典中的经典,《红色娘子军》1960年7月1日上映后,曾创下全国八亿人有6亿人次观看的纪录。据媒体报道,片中“南霸天”的扮演者陈强,因为演得太好,在拍摄游街示众时被群众演员拳打脚踢,场面一度失控,差点被打死,不得不停拍疗伤。影片上映后,陈强更是成了过街老鼠,家里的玻璃常常被愤怒的影迷砸烂。1962年,《红色娘子军》一口气拿下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4项大奖。其中,“南霸天”陈强摘取了最佳配角奖,反派角色拿大奖,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。直至1984年,陈强受邀来海南观光,一位搞接待的海南同志,见到他时还怒不可遏,脱口就是“打倒南霸天”,怼过神后才又加了一句“欢迎陈强同志”,引得旁人哈哈大笑。

如今,看电影不必再跋山涉水,也不必再占座抢座。网络上快捷海量的音视频,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走进电影院。电影没人看了吗?如莫言先生所说,就像电影的出现并没有让小说终结一样,电视的出现也没让电影从人类的文化盛宴中退席。网络也一样。

电影是虚构的,也是真实的。它能让人爱,让人恨,让人哭,让人笑。与生俱来的魔力,让它从来都不会缺少观众。

钻进我的被窝睡觉。刚开始,我还不不断地将它赶出被窝,后来发现,老白像个软绵绵的热水袋,搂着它睡觉,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在我的眼里,老白是一个小人儿哩。

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。一天半夜,我睡得正香,突然有什么东西扑到我头上,我疼得惊叫起来。母亲点亮了煤油灯,一看,我的头被抓破了皮。老白站在床下喵喵呜呜地叫。母亲在破皮处撒了一些云南白药,给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。母亲也生气了,踢了老白一脚。老白呜呜地叫唤。母亲抱起老白放到门外,呼地关上门。老白用爪子不停地抓门,呜呜地嘶叫。母亲没办法,拿起一根绳子系在老白的脖子上,将绳子的一头系在院子里的桃树上。母亲担心老白再次伤害到我。听着老白在院子里嚎叫,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我想,一定是我睡觉时头部动了一下,机警的老白在黑夜里看不清,误以为是老鼠的动静,才抓到我的。我决定起床后一定要说服母亲给老白松绑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说,老白,就委屈你一夜了。

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,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,惊异地看到,老白直直地挂在桃树的一个枝丫上,正对着我的窗户。我连忙冲进院子,用手托着老白。老白已经僵硬了。

绑老白的绳子在树上缠了几道,老白最后一一定是爬到那个正对着我窗户的树丫上,不小心滑落才被活活吊死的。我伤心极了,母亲也懊恼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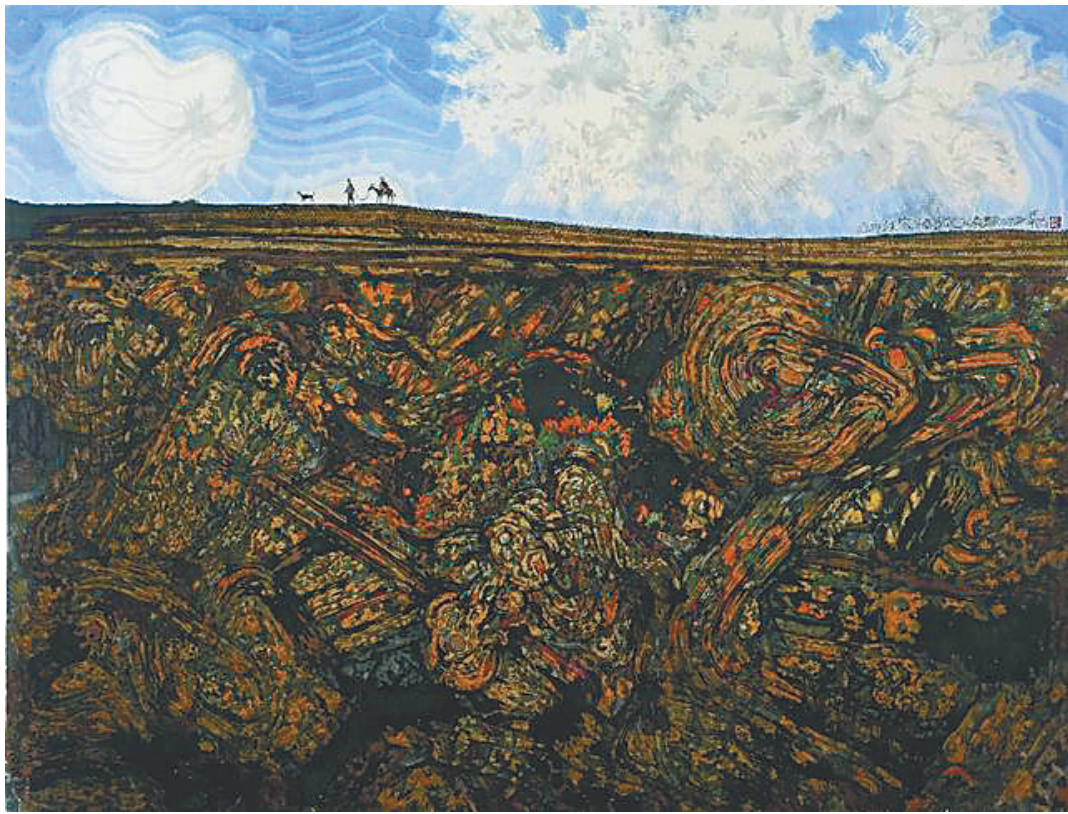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老白装进一只纸盒里,埋在了树下。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猫。我常常怀念一只叫老白的猫。

山峦如蒜瓣,八座山峦环抱出一座大蒜状的山体,被针叶林覆盖。早晨的阳光冰凉,闪烁着银白银灰的光线。一条黄泥机耕道沿着山底林缘,七弯八拐地闪入不远处森林。

十天前的数日冬雨,浸泡着机耕道,黄泥泡出了泥浆,凋零不久的树叶和倒伏的知风草、姜花、藿香蓓、鱼腥草、葱莲等,也被泥浆裹着。数日晴朗,泥浆封了泥面,像摊了一层蛋皮。太阳没晒到的路面,耸起了镂空的微缩景观:泥浆被霜冻出了约6~12厘米高的冰柱,柱头绽开冰花,泥浆也被拱出六角形的花状。踩在冰柱面上,松脆,咯咯作响。我踩了两脚,舍不得下脚了。取了一根刚竹,轻轻拨开约2米长的泥冻层,看见了蚂蚁、蟋蟀、百脚虫、泡桐籽、山楂、酸浆果、木姜子、南瓜籽、辣椒。它们以死亡或休眠的方式,暂时封存在被遗忘的角落。

冰花连着冰花,绵延千余米。冰花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。霜冻塑造了冰花,塑造了湿泥之雕。冰花无序地连接冰花,又造出了另一个有序有致的冰殿:密集的廊柱、幽深曲折的回廊、巧夺天工的拱顶、檐上鑲金的琉璃瓦、遍地怒放的雪莲花、昆虫博物馆、冰面覆盖的池湖、耽于荒芜的后花园。

露凝为霜。寒露在傍晚垂降,在晚上8点之后,被零下气温冻住了,结出了霜花。霜花是冬夜的另一种月光,慢慢铺,铺满了路面,铺满了草叶,铺满了瓦顶。在旷野,霜花一层层白出来,白得又厚又跃动,也白满中年人的双鬓。太阳出来,莹白之花无声无息地凋谢。它的凋谢是软化、融化,冰冻的泥层坍塌,草叶被榨走了所有的汁液,浆果和菜蔬霜化出了



《回娘家》(国画)

陈新华作

中国茶入选非遗,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。为什么?我想大概是因为人类需要和谐共处,需要优雅诗意的存在,而中国茶平和诗意的特质是公认的,中国茶文化讲究“茶和天下”,其“清静和雅”的理念,恰如其分地契合了现代人类社会的需求。

中国茶,亦庄亦谐,亦雅亦俗。茶韵茶事,源远流长,以茶悟道,以茶养性,古已有之。人文风雅,少不了琴棋书画诗酒花;烟火生活,缺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茶的发现,得益于神农走千山,访万物,历万难,尝百草。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。”神农勇于品尝天下之草,一是因为他有水晶般透明的肠胃,吃下什么东西,起了什么作用,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;二是他有一颗水晶般珍贵的心,他的心时时刻刻牵系着民间疾苦,为了解除民间疾苦,他才有了尝百草之念。当他尝到一种开有花的常绿树嫩叶时,叶片就在肠胃里上上下下,左左右右,到处流动洗涤,像在检查什么似的,这种绿叶因之被他称为“查”。时深日久,“查”就演变成了“茶”。他尝试百草,大凡中毒,都是以茶来解救的。

在中国人心中,茶有八德,即:康、乐、甘、香、和、清、敬、美。饮茶入山,任外界狂风暴雨,内心自稳如泰山;饮茶入道,身如菩提树,心似明镜台,尽去烦恼,不染尘埃。

茶能入器,亦可入品,更能入诗,入画,入曲,入禅、入道。古往今来,中国人喝茶,讲礼仪,讲规矩,不仅要有完善的规范和品饮方法,还追求通过饮茶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,而将二者相结合的,便是茶之精神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茶道”。

中国茶种类繁多,制作技艺各具其妙。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、黑

大地岁时

霜晨

■ 傅非

糖分。霜花随阳光的步伐零落。

野塘在两个月前干涸,太阳和秋风抽干了水分,黄黄的塘泥开始皲裂。因为冬雨,野塘积了不多的水,水结出了薄冰。在我们的肉眼之下,薄冰若无,只是风吹不动水面而已。皲裂的泥缝,罩了整块塘泥,如一张粗绳结的黑网。田或塘,在干涸之后,皲裂的形状为什么网格化的呢?我一直没想通这个问题。在野塘边走了一个多月之后,我明白了。泥失去水分,泥面会绷紧,直至崩裂,于是有了泥缝。恰好的泥面,才会产生崩裂。裂面与缝隙,形成了自然之美的纹理。一只白鹡鸰落在冰面,冰太滑,站不住,滑了一会儿才收稳了脚,它的翅膀快速地拍打,尾巴翘动。它的翅膀扇起,如两把折扇张开、收拢。

也许,白鹡鸰也没发现冰面,是想落在塘泥里。它滑到了塘边的烂泥里,啄食。白鹡鸰分布非常广泛,尤喜在河流、湖泊、山中野塘、水坑、草泽等临水的地方栖息,以各种昆虫为食,食物短缺时,偶吃植物种子和浆果。塘泥里,死虫多,虫卵也多。

阳光照到的路面,溃瘍一样烂开。泥成了粥样,裹在鞋底,翻上鞋面,粘在裤脚。路穿过一片菜地,直达森林。说是菜地,其实只有一块地种了白菜,其余的地面堆满了木料和柴枝。白菜还结着霜,取一叶下来,冰寒入骨。这是林缘,常有鸣禽在此栖息。我却只看到一只树鹊。树鹊从一栋废弃的矮木屋上起飞,嘻咕咕嘻咕咕地叫着,长长的尾巴晃过枫香树林的林杪,落入一片木荷林。

长有300多棵枫香树的狭长树林,树下是矮灌丛。一条巴掌宽的小路中分树林,通往一个无人光顾的水库。小路落满了树叶,厚厚的湿湿的。树叶在碎烂、糜烂,发黑。短短月余,树叶的霞色已褪尽。霜打一次,色退一次,叶也烂一次。收割万物的,不仅仅有刀,有风,还有霜雪。枫香树空空荡荡,一只鸟也没有,树杪上飘着最后几片叶。

木荷林右边的山沟,有6棵杉木死了,夏天还活得好好的,不知道为什么死了。木荷高高大大,太阳照亮树冠,泛起一层墨绿。林下的霜还是厚重,像地面上长出的白绒毛。绒毛紧紧地粘在大地的肉腠之上。我踩在霜上,烙下一个脚印。一会儿,脚印就湮灭般消失了。而边上的霜还在。霜无法承受破坏。

很多自然景象是在一定条件下,才存在的。如彩虹如雾凇。霜也是这样。霜是晶体化的雾,但又不是雾。霜是催化剂,催化种子早日孕育,催化植物糖分,也催化生命的交替,也把人催化得苍老温和。

太阳照彻。早晨随霜一起彻底消失。

诗路花语

高扬的三沙渔歌(外一首)

■ 倪俊宇

哦,溅出汗花,闪着
粼光。灵魂驾着
琼崖方言的椰风,在
波峰浪谷间驰骋
生动着渍黄的海路簿上
“万里石塘”的蔚蓝传奇……
那是桅灯与航迹
划出的谱线,那是
涛声与起网碰撞的交响
一声声,一阵阵……
穿越南海的千年风云
回荡汉唐螺号
或明清船锚的余音

◎在七连屿礁盘拾贝

看哟,回音
潮韵的旋律波纹的动感
伞贝、凤凰螺、海星、虎斑贝……
凝固浪花与海霞的幻思
跃动着海的五彩想象
左脚,踏响惊赞
右脚,踩到欢悦……
我在春的原野
采摘艳的繁花。最让我
眸光闪亮心花绽放的
却是那
铸着汉字的古铜钱
长着海蛎子的青花瓷片

一幅画,便是一个世界

■ 李其文

为什么海水像橡皮擦
把我在沙滩上的画擦掉?
雨滴,是海水的一部分
它随风的喜极而泣飘向陆地
没有盐的成分,没有礁石的坚硬
像沙子一样的密集,铺盖
她的世界。树木和楼房在雨水中湿透
但可以忽略,可以隐藏
闪电是乙形,雨伞是彩虹
她走在蓝色的海水里,寻找躲过闪电的小丑鱼。贝壳,梦幻般出现在她的描述中
未死于显露的沙滩之上

野草

■ 文博

多少年过去了,我再次来到原野
恰逢一场细雨
打开了封存已久野草的气味
它们甘醇,素朴,带有泥土的清香
这些匍匐在大地上的野草
像一行行站立的诗句
填满了沙滩及林间的留白
岩石旁,树荫下,光秃秃的矮墙根
都有它们坚韧,浓稠而凝重的绿
风在草尖上行走
我更愿意看到它们的卑微之心
在暗中散发着柔和之光
漫过我的脚踝
漫过人世间挂着雨水的陡崖上

冬帖

■ 尹文阁

冷风信步
穿过小区的花木
它枯残得有些闪烁其辞
唤醒它们的身影
需要一滴热泪,和执着
偶有零星的火焰
尝试在凛冽的语气里试探
钢筋的森林里塞满了冷峻
偶尔几向乡音
从楼缝间挤出一丝暖意
漫过了河东
又覆盖了河西
惊蛰一到
藏于内心的喑鸣
化成一株株鸢尾花的绚烂
将你的花影
投入到另一种涟漪